



湮没的时尚



# 花想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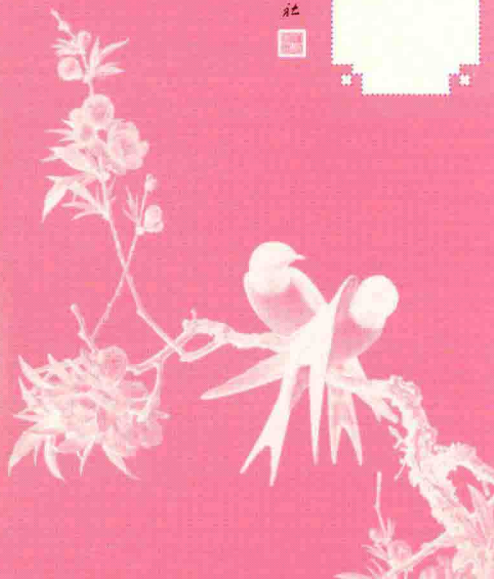
暮烟深处◎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近似含悲啼。  
圆鬟无鬟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  
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白居易《时世妆》



湮没的时尚

花想容

暮烟深处◎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湮没的时尚·花想容 / 暮烟深处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1484-9

I. ①湮… II. ①暮… III. ①化妆—历史—中国—古代  
IV. ① TS974.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7294 号

责任编辑 胡文骏

装帧设计 刘 静

版式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 × 129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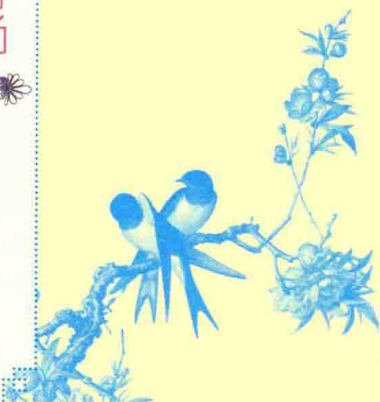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84-9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湮没的时尚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迥似含悲啼。  
圆鬟无鬟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颊。  
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  
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白居易《时世妆》





首先看一组算式：

时间 + 风尚 = 时尚

时间 + 风尚 + 时间 = 过时

时间 + 风尚 + 时间 + 时间 = 怀旧

时间 + 风尚 + 时间 + 时间 + 时间 + 时间 + 时间……=?

什么是时尚？据说，时尚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率先由少数人实验，而后来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仿效的生活样式。简而言之，时尚就是短时间里一些人所崇尚的生活。它涉及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甚至情感表达与思考方式等。

人类对时尚的追求，有时并非是理智的；一事物成为时尚，有时可能仅仅是缘于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小事。而当风行的东西过了“一时”，就会被称为过时、落伍、老土、out……

据说时尚又是轮回的，于是又有怀旧、复古、模仿、向前辈致敬……

但若是隔了几百乃至上千年呢？是历史？是文化？还是说不清道不明，让人无端惆怅的一缕情思？





目

录



引子

时世妆，时世妆

小桃洗面添光泽

面药香随钿合开

盈盈淡粉晓妆新

画眉深浅入时无

娇香淡染胭脂雪

朱唇初注樱桃小

芙蓉出水妒花钿

十指纤纤玉笋红

余响

参考书目

284

281

249

217

197

175

135

109

089

057

001

001





时世妆，  
时世妆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近似含悲啼。

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

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这是唐代白居易所作《时世妆》，他向我们展现了大唐元和（806—821）时期女性最“潮”的妆饰：抛弃了常用的胭脂红粉，只用黑黑的唇膏涂在唇上，再把两眉画作八字形，头发梳成圆鬟椎髻，妆成的最佳效果就是——像悲啼一样！你觉得怪诞？前卫？看不懂？但是，它硬是能“出自城中传四方”，从长安城一直流传到全国各地，一时成为那个年代的风尚。与此同时，传统的弯弯细眉，这时反倒成为受人嘲笑的过气妆扮了，只有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里，那些多年不能与时尚接轨的女子身上，才能看到——同样出自白居易笔下的《上阳白发人》就说：“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742—756）末年时世妆。”——曾几何时，那也是她们的“时世妆”呢。

当然，白氏所谓“时世妆”，是指时尚妆扮，它不仅包括妆容，还包括服饰、发型等诸多方面。《说文·女部》曰：“妆，饰也。”“妆”

之一字，原本就有梳妆打扮、妆饰、嫁妆等多种含义。而一个中国古代女子与“妆”的关系，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她的容貌是妆光，她的住处是妆楼，她的眼泪是妆泪，她嫁人时无论娘家陪送多少东西，是金银田庄、家具仆佣或者仅仅是布衣日用，都统称嫁妆或妆奁，甚至她一生的命运也可以看她倚着的是妆台还是灶台……

而在本书中，我们想在历史的卷宗中追寻的“时世妆”，仅仅是指狭义上的“妆”，即妆容、化妆。上帝给了女人一张脸，在漫长的几千年的岁月里，她们都在这张脸上做过怎样的创造？In 与 Out 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由站在时尚之外自命“众人皆浊我独清”的人看来，时尚也许是不可思议乃至不可理喻的，然而无论理解与否，时尚总是在那里，伴随着每一个时代而出现，然后逐渐成为过去，然后湮没成为历史。所谓中国古代女性的“时世妆”，亦如是。



首先，让我们顺着专家学者们已经给出的路径，比如周汛、高春明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李芽的《中国历代妆饰》等著作，简单地追溯、梳理一下各个朝代中国女性的“时世妆”吧。

从先秦开始说起。

唐代宇文氏曾作有《妆台记》，后收入《香艳丛书》，此文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篇微型的中国古代（唐前）女性时妆史，其开篇云：“舜加女人首饰，钗杂以牙玳瑁为之。周文王于髻上加珠翠翘花傅之铅粉，其髻高名曰凤髻，又有云髻步步而摇，故曰步摇……”中国古代女子的化妆，在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应该是从周代才真正开始的。

具体一点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出现的第一个大美女——春秋时卫庄公夫人庄姜——那里，似乎还是丽质天生，找不到化妆的痕迹：“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而到战国末期，出现在屈原笔下的美女则不同了：

朱唇皓齿，嫫以嫫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

嫫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曾颊倚耳，

曲眉规只。滂心绰态，姣丽施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

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青色直眉，美目姁只。靨辅奇牙，

宜笑嚬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楚辞·大招》）

从“朱唇皓齿”“娥眉曼只”“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等来看，显然她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利用粉黛来点缀自己的美丽了。所谓“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看样子，完全天生丽质的美眉还真不多呢，粉黛的运用已是这时大多数美女必修的功课。庄姜、东家之子是人们认可的美女的标准，这个标准包括：皮肤要白而细腻（凝脂、白雪），牙齿要洁白整齐（瓠犀、含贝），眉毛要黑而有型（黛黑、蛾眉、直眉）……当然，还要明眸善睐、朱唇含笑，面无表情的冷美人可不受欢迎哦。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妆粉、面脂、唇脂、眉黛等等，一个都不少，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出现在了女子的脸上。但总体而言，屈原说“粉白黛黑，施芳泽只”，《战国策·赵策》曰“郑国之女，粉白黛黑”，《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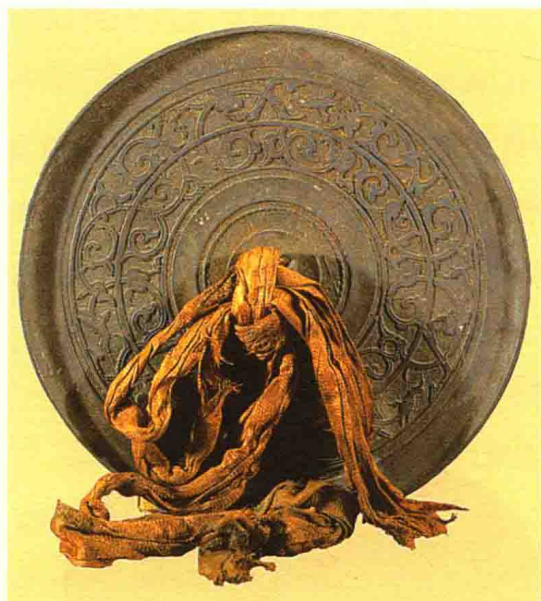
山笔麈》云“古时妇人之饰，率用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填额画眉”，“粉白黛黑”四字大致可以概括这一时期的妆容特点。

秦汉时期，天下一统，女子的妆容也在帝国兴盛的壮阔背景下明艳绮丽了起来。所谓“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唐·杜牧《阿房宫赋》），



古代女子非常注重化妆，对于化妆用具也就特别讲究。妆奁，也就是梳妆盒，自然不可忽视。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专门放置梳妆用具的奁盒，多为漆器，制作相当精美。图为汉代彩绘双层九子漆奁。汉初长沙国丞相、第一代轪侯利仓的夫人辛追墓出土。器身外髹黑褐色漆，再在漆表刷一层极薄的金粉，其中又加入少量的银粉，后用油彩在器表绘出黄、白、红三色云气纹，璀璨耀眼，十分华丽。漆奁分为上下两层，上层隔板上放有手套、絮巾、组带、绣花镜套等；下层的设计更是巧夺天工，在厚度为五厘米的底板上凿有九个不同形状的凹槽，每个凹槽内分别嵌有九个形状不同、大小有序的小漆奁。其中椭圆形两件、圆形四件、长方形两件、马蹄形一件。这样可以分类放置梳妆用品，大大方便了使用。小奁盒内放有香料、丝绵、粉扑、簪、钗、胭脂、针衣、假发等梳妆用具。同时还出土了一面铜镜。《说文》曰：“奁，镜匣也。”最早的奁，就是盛放铜镜的（参见湖南博物馆介绍）。化妆盒在唐代还有一个名字叫“脂盥”。《新唐书·李德裕传》：“敬宗立，侈用无度，诏浙西上脂盥妆具。”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龙纹铜镜可能是辛追生前所用，长沙的战国楚墓中出土过不少风格相同的龙纹铜镜。西汉以后铜镜常被用作男女爱情的信物，取“心心相映”之寓意。

相传秦始皇宫中女子倾倒的洗脸水，穿过了重重宫墙，一直流入浩浩汤汤的渭河，河面上犹有厚厚的脂粉颜色。这还不算呢，据说这些残脂剩粉之水形成的腻泥，竟能被后人做成了砚台。清代女诗人汪端曾做有《秦沟粉黛砖砚歌》一诗，其序曰：“泾邑某氏藏古砚，澄泥也。红白青翠，斑剥错落若珠玑，上有建业文房印。余忠宣铭注以为秦阿房宫沟宫人倾粉泽脂水所成，洵异物也。纪之以诗。”其诗云：“南唐砚山不可见，人间犹剩南唐砚。香姜铜雀久销沉，幻出秦宫云一片。六国蛾眉竞晓妆，歌台舞殿起阿房。星荧明镜骊山远，涨腻凝脂渭水香。四围错落珠玑细，粉晕斑斑黛痕翠。临波想见卷衣人，玉姜艳逸文馨丽……”想来用这砚台

研出的墨，浓浓墨香之中，应该还有几分脂粉余芳吧。

“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宋·高承《事物纪原》）现代的研究者大多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但主要是就“妆之始”而言，而以“红妆翠眉”来代表秦时彩妆的兴起，却不无道理。秦汉时期的面妆，由于制作胭脂的主要原料——红蓝花——从匈奴传入内陆，胭脂逐渐成为女子妆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各式各样的“红妆”开始真正盛行起来，并一直延续了千年，其间虽有各式各样的别样妆容热闹一时，深深浅浅的“红妆”却是中国古代女子妆容的主流。

秦汉时期的妆容中，有一个颇为有名的“慵来妆”，出自汉成帝刘骘（前51—前7）之妃，鼎鼎大名的赵飞燕之妹赵合德。若论名气，合德远不如其姐；但若论在世时所受的帝王宠爱，怕是飞燕尚逊合德三分。赵家姐妹原本是阳阿公主家歌伎，成帝微服出行至公主家，“见飞燕而悦之”，也是一见钟情了，遂“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姐妹二人得尽成帝之宠，后来飞燕还被晋为皇后，合德则为昭仪（《汉书》）。据说要得到男人的心，最下乘的方法是千依百顺，较上乘的方法是若即若离，最上乘的方法就是求而不得。合德可以说深谙其道。成帝召她入宫，她却说“非贵人姊召不敢行，愿斩首以报宫中”，直到有了姐姐的旨意才入宫。入宫后，“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嫔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